两代人的“双十一”

聂难

每年临近“双十一”，家里就像悄悄分出两个阵地，一边是我，一边是在外读大学的女儿。隔着几百公里，我们各自刷手机，各有各的盘算，说是购物狂欢，其实谈不上疯狂，只是母女俩一年一次，隔着屏幕凑出来的热闹。

早些年女儿还在家的时候，“双十一”于我来说，就是囤点家里要用的东西。洗衣液、纸巾、冬天的棉袜，挑性价比高的，放进购物车，反复核对。那时候女儿还小，凑在旁边看热闹，看见卡通文具、零食就嚷嚷着要买。一晃几年，她去外地读大学，有了自己的账号，自己的生活费，这个日子，慢慢就变成我们两个人，两份不一样的清单。

她一般会提前几天跟我打招呼，微信发来消息，语气兴冲冲的。她的购物车永远杂乱无章。有上课要用的笔记本、便利贴，宿舍里替换的床帘、遮光眼罩，还有护手霜、护发素这类女孩子零碎的小东西。偶尔也会挑几件卫衣、牛仔裤，款式是我看不习惯的，宽松、颜色偏素，她说宿舍同学大多这么穿。

我这边的清单，依旧是老样子。厨房的密封盒、厚一点的保暖内衣、给她奶奶的护膝，还有寄去学校的牛奶、坚果。我习惯慢慢看，对比几家的评价，怕踩坑，拿不准的，把截图发给女儿，问她靠不靠谱。她常常很快回一句：妈，这个不用买，我们学校超市就能买到，寄过去太重，运费不划算。有时候又会提醒我，别光看标价，要看满减，有些商品看着便宜，算下来并不合算。

说起来好笑，我们对“划算”两个字的理解，完全不是一回事。我看重耐用，能用很久，才算值。女儿不一样，她更在意合不合心意。一件衣服不贵，料子普通，只要版型喜欢，她就愿意下手。我总忍不住念叨，穿两季就短了，不值当。她也不跟我争辩，只回一句，我们年轻人，换得勤一点。

“双十一”那天晚上，我们会抽空视频。我坐在客厅沙发上，灯光暖乎乎的，茶几上放着一杯热茶。她躲在宿舍书桌前，背景里隐约听见室友说笑的声音。屏幕里，她举着手机给我看购物车，一样样地给我介绍。这个是囤的面膜，这个是食堂吃腻了，备在柜子里的麦片，还有一副小耳饰。

我看着她屏幕里花花绿绿的页面，很多牌子我听都没听过。我买东西，优先选听过多年的老牌子；她更愿意跟着同学推荐、短视频种草，尝试新东西。有一回，她看中一个小小的加热杯垫，几十块钱，说宿舍不能用大功率电器，这个刚好，可以温牛奶。我第一反应是用处不大，容易闲置。可她很喜欢，我便不再多说。孩子在外住校，一点小小的好物，也能把简陋的宿舍，收拾得舒服一点。

当然，她也有冲动的时候。去年“双十一”，她一口气下单好几样饰品，收到后新鲜了两天，就丢在抽屉里不用了。后来跟我视频，自己先不好意思，说后悔了，退了一部分。我没有趁机数落她，只跟她说，生活费有限，想清楚再下手。她点点头，说以后会管住手。

她也懂我的习惯。知道我舍不得乱花钱，有时候看到适合我的围巾、护手霜，就悄悄加到购物车，直接寄回家。收到包裹的时候我才知道，心里又暖又有点嗔怪她，叫她别把钱花在我身上，自己吃得好一点。她说，就当是节日礼物，一年也就这一回。

快递陆续到的时候，我们还会互相分享。她拍宿舍里刚拆开的包裹发给我，说把床帘挂上，午休安静多了；我拍寄过去的干果，告诉她记得按时吃，别总凑合吃饭。楼道里快递堆成小山，取件排队，是每年这个时候固定的景象。

很多人说“双十一”就是一场喧嚣的抢购。落在我们母女身上，倒没有那么热闹。隔着距离，清单不一样，想法不一样，对好物的标准不一样，这是两代人之间很真实的差别。我守着过日子的实在，她捧着属于少年人的新鲜。

狂欢其实不在于买了多少东西。借着这一个日子，我们聊几句日常，看看彼此想要什么，知道远方的女儿在好好照料自己。一笔笔订单背后，是牵挂，也是两代人慢慢互相体谅的过程。日子平平常常，这样一年一度的小小同步，隔着山水，也算我们独有的一份温情。

越红尘

月嘉关

（接上期）

这一日，房婷正在落凤镇独酌，抬眼间看到一个华服青年带着两名少年走进客栈，华服青年进了客栈后正向自己瞧来。房婷与青年男子的眼睛对视后，俏脸“唰”地红了起来，只见这男子生的鼻如悬胆，嘴若涂朱，一双眼睛美如秋月。

华服青年来到房婷身边问道：“敢问小姐，这张桌子可有他人？”

房婷摇头道：“只我一人。”

华服青年抱拳施礼道：“在下可否在此一坐？”

房婷的心中猛地跳动了一下道：“公子请便！”

华服青年的眼睛更亮了，他向身后两名少年道：“蔡山、蔡石，你们两个去叫些饭菜，另加两壶酒。”

两名少年答应后去叫饭菜，华服青年坐下后问道：“姑娘是本地人吗？”

房婷道：“不是，我与公子一样都是过路之人。”青年男子奇道：“小姐当真神了，只一句话便能瞧出我是过路之人，当真令在下佩服！”

房婷闻言心中高兴，只因她已经好久没有听到奉承之言了，何况此话还不是出自文赵二人之口。她瞧了青年男子一眼，得意道：“这有何难？我自小行走江湖，什么人没有见识过！”

青年男子眼中露出羡慕之色：“想不到像你这般美丽的女子竟然是久历江湖之人，敢问小姐如何称呼？”

房婷喝了一口酒道：“公子又不是江湖中人，问来做什么？”青年男子笑道：“小姐这下可看走眼了，在下也是江湖中人，只是踏足江湖的时日无法与小姐相比。”“你叫什么，先说来听一听。”

“在下姓阮，名小青。”原来这青年男子正是星圣阮子衿。

“你这名字听起来像是女人的名字。”房婷瞧着阮子衿洁白无瑕的脸蛋，笑道，“就像你的模样一般，像一个女子。”

阮子衿佯作恼怒道：“在下一向敬重小姐，小姐何必羞辱在下呢？”

房婷脸色一寒道：“本女侠向来如此说话，你若不高兴大可不听，旁边又不是没有桌椅。”

阮子衿也不说话，忽地起身向身边一张桌子走去。“你回来！”房婷叫道。

阮子衿眼睛眨了两下，回身道：“小姐是在叫在下吗？”“难道我会叫别人吗？”

“小姐不是讨厌在下吗？”“我叫你过来也并非不讨厌你。”“在下哪里得罪小姐了吗？”“过来坐下吧，我不笑话你了。”

阮子衿回到房婷对面坐下，故意将眼睛瞧向别处。房婷连喝了两杯酒后瞧着阮子衿道：“你为什么要和那个人一样，为什么？”

阮子衿劝道：“小姐好像喝多了，你还是少喝一些为好。”房婷怒道：“我能喝醉吗？本女侠内力深厚，就凭这点儿酒，就能将我喝醉，简直是笑话。”又将酒杯添满道：“你知道本女侠是谁吗？”

“正要请教。”“听说过梅松三侠吧？”

“莫非女侠是梅松三侠之一的辣红梅房婷？”阮子衿惊讶道。

“本女侠正是房婷！”房婷瞧着惊讶的阮子衿，得意道，“你不必害怕，我的绰号虽然很辣，不过只要你不激怒我，我自然不会打你的。”

“在下当然不敢得罪房女侠。只是在下有一事不明，请房女侠指教！”阮子衿说道。

正在这时，店小二端来酒菜。阮子衿向店小二道：“再拿三壶酒来。”

店小二答应着离开后，房婷瞧见跟随阮子衿一起来的两个少年远远地坐在另一张桌子旁，心中不解问道：“那两个少年不是和你一起的吗，他们为何要另坐一桌？”

阮子衿笑道：“他们是下人，不敢叨扰女侠。”说完，将自己的酒杯斟满：“这一杯酒是在下敬你的。”说完一饮而尽。房婷笑道：“痛快！我也干了。”说完，也将杯中酒喝完。（未完待续）

网文剧场

投稿邮箱：3304315815@qq.com

一盏灯火

程先利

世上最远的距离，不是隔着山隔着海，是你叫一声曾经最疼你的亲人，却没人应了；是你推开家门，发现沙发上空空的，茶几上落了灰；是你攒了一肚子话，想找个人说，翻遍手机通讯录，找不到那个号码了。

我娘走得早，她走那年我33岁，刚调到新单位不久，得了个全国大奖。我把获奖证书举到她眼前，她眯着眼看了半天，嘴角往上扯了扯，那是我见她最后一次笑。她指指我的额头，嘴唇动了动，哇地一下哭声不止。

这些年我一直在努力工作，也取得了一些成绩。有时候半夜醒来，恍惚听见她在厨房里切菜，砧板咚咚咚地响。起来一看，厨房黑着。我在客厅里坐着，房子空荡荡的，墙上的挂钟还在走，秒针一格一格地跳，声音特别大。桌上摆着他们的照片，黑白的，镶在木头框里。我想起小时候，冬天晚上她抱着我烤火。铁炉子烧得通红，她把我放在膝盖上，两只大手包着我的小手。她说，暖不暖？我说暖。她说，等你长大了，也给你妈买件好棉袄。我说好，买最贵的。她嘿嘿笑，露出一口好看的白牙。我没来得及买。她走那天，我在单位加班。赶回来的时候，人已经倒在客厅的地上了。每次想起来，胸口就疼。那种疼痛说不清，像一根针扎在肉里，拔不出来，也不流血。

有一年寒衣节，我蹲在路口烧纸，旁边也有几个人蹲着，各烧各的。一个老太太一边烧一边念叨，老头子，你在那边别喝酒了，听见没。一个中年男人蹲着不说话，一张一张往火里续纸，脸被火烤得通红。火灭的时候，我站起来。腿麻了，趔趄了一下。纸灰堆里还剩一点火星，忽明忽灭的。

我往家走，路过菜市场，买了半斤羊肉，一把香菜。我妈最爱吃羊肉饺子，到家后剁馅、和面、擀皮。包了30个，盛出来两碗，一碗摆在她照片前，一碗我自己吃。咬开第一个饺子，烫了嘴。我哈着气想，日子还得过。他们不在了，可日子还得过。过得热热闹闹的，过得有烟火气，过得让他们放心。

窗外飘起了小雨。农历十月初一的雨，落在纸灰上，湿漉漉的。他们不在了，可他们烙在我身上的习惯还在，舍不得浪费粮食，天冷了要加衣，出门在外想着给家里报平安。这些就是他们留下的灯，一盏一盏，亮在我往后所有冬天的路上。